

张报著

我和十三妹

根据某君与十三妹通信写成

7

社

我和十三妹

—根据某君与十三妹通信写成

张报 著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42 111/21 印张 字数 25,000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4,400册

书号: 10256·25 定价: 0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首叙事长诗用书信的形式，生动地描写了一对男女青年在旧社会如何遭受封建礼教的迫害，做了宗法制度的牺牲品。全诗歌颂了纯朴、无邪的十三妹对爱情的无限忠贞。

叙 文

肖 军

诗友张报君所作《我和十三妹》要出版了，要我写几句话在前面，以作介绍之意。起始我很为难，觉得无话好说，我又把原诗重读了一遍，竟引起了一种惆怅之情，觉得似乎还有些话想要说了。

中国是古老的国家，它的历史是悠长的、复杂的，计算到现在，它的可知历史总有了三千——四千年的光景，经过了奴隶、封建、半封建半殖民地以至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，而封建、宗法的势力一直支配了这漫长历史中的二千余年。尽管今天它在根本上是被否定了，但它的残渣、遗绪……也仍然存在着……

这首长诗中的人物和故事，人有其人，事有其事，这也就是封建、宗法社会存在的一个具体的见证。

我们可能读过《孔雀东南飞》，据说这是东汉建安时期发生的故事，到六朝时期才成为故事诗。其中是说，一对很美满的青年夫妻，只因为婆婆恶刁，竟被迫离了婚，结果是双双自杀而了事。结语形容这双冤死者坟头上的树有这样几句诗：

枝枝相覆盖，叶叶相交通。

中有双飞鸟，自名为鸳鸯。

仰头相向鸣，夜夜达五更。

还有，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和他的表妹唐婉结了婚，一双青年夫妇也是蛮好，也是由于婆婆的恶刁，结果也是离了婚。陆放翁有一次和他的前妻再见了，前妻已经另外结了婚，可是两人的情义未断，陆放翁就在相见的花园里的墙壁上题了一首名为《钗头凤》的词：

红酥手，黄滕酒。满城春色宫墙柳。

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

错，错，错！

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

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

莫，莫，莫！

这首诗相传是放翁三十一岁时写的，后来到七十五岁（公元1199年）再游“沈园”时，他又写下了两首七绝诗，——这时唐婉早已死了。

城上斜阳画角哀，沈园非复旧池台。

伤心桥下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。

* * *

梦断香消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。

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泫然。

后人根据这一故事，还编成了名为《钗头凤》的戏剧。

不久以前我看过影片《伤逝》，这是根据鲁迅先生同名小说拍摄的，据说是为了纪念原作者诞生一百周年。观后我也曾写下了十一首七绝诗，选三首刊载在这里，以作本文结束之意。

终成大错欲如何？怯勇分明一字讹！
石破天惊余喋血，墨痕何若泪痕多。

* * *

薄幸多情判底从？舟沉釜破两堪惊！
生涯似此原一梦，柳暗花明待远程。

* * *

味尽人间百丈酸，春江水暖鸭先寒！
天荒地老说白首，苦竹凌风战自酣。

最后应该说一说，不论是刁恶的婆婆，势利的公公，他们背后所倚靠的无非是封建、宗法社会制度，权势和金钱。

至于诗本身的技术和技巧，它们是朴素无华的，情真动人的。

1981.8.3.落雨之晨

目 录

叙 文.....	肖 军 (1)
我和十三妹	
——根据某君与十三妹通信写成.....	(1)
给十三妹的信.....	(1)
十三妹的回信.....	(25)

给十三妹的信

我尊敬的十三妹，^①
请原谅我这样称呼你，
直到现在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
只曾听见人家这样称呼你。

由于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
我你曾有一段不圆满的姻缘。
藕断丝连连烟海，
转瞬已经三十多年！

我是谁？你一定记得很清楚，
现在你可能放声诅骂，
说我是创伤、痛苦的根由，
是个“无情无义的冤家”。

因此，我决定写这封信，
平心静气把往事回忆一番，

看看到底《是谁之过》，②
同时和你商量今后怎样办？

记得，当我还只五、六岁，
父母就为我定下一门亲事。
对象姓甚名谁、多大年纪……
我都一概不得而知。

过几年，听说她得病夭逝，
我也似乎遭到大不幸一样。
却是“恋爱自由”的微波，
也已经在我的心里荡漾。

一天晚上，母亲在月下纳凉，
我红着脸，低着头对她讲：
“妈！现在文明时代，
婚姻事，请许我和你商量。

“东街李淑芳和我一样大，
长得整齐，聪明伶俐，
我和她认识了，情投意合，

请订她做我的未婚妻……”

母亲“呸”的一声动了气：

“不知羞，不要脸的小东西，
你懂得什么？她家多穷，
连半抬嫁妆都办不起。”

这些话象冷水浇背一般，
惊醒我半场朦胧春梦。
包办买卖婚姻多么残酷无情！
我开始领会不自由的悲痛。

不久，表爷“独眼龙”，^③
几次作媒到我家来；
说你家多么好，你又多么俏……
双亲听了，都眉笑颜开。

年初，父亲说，你哥结婚，
要我到你家去贺喜、拜年。
秋兰姊却对我讲，这去是“相亲”，
“相”中了，就把你我“匹配良缘”。

那早上，父亲带我从家里出发，
天阴下雨又刮风；
我却不怕路滑不怕冷，
蹦蹦跳跳，有如小鸟出笼。

一路上山青水绿好风景，
木棉花开得满天红……
却是，谁有心情去观赏？
我沉浸在东猜西想之中：

你今年多大？长得怎样？
既然是“相亲”，可许我俩相见？
见面时，应该说什么好？
分别前，交换些什么东西留做纪念……

行行重行行，不知多少里，
黄昏时候才到达你家门前——
果然是你哥娶亲的景象，
张灯结彩、锣鼓喧天。

我跟着父亲进入客厅，
那里只有男宾，没有女眷，
我大失所望，暗自思量：
怎样才能认识你，和你见面？

却是，我想错了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
谁允许我们破规逾矩？
你我虽则近在咫尺，
一层黑纱却把我们隔之千里！

好几次，我曾想大胆提出要求，
但一看父亲那副严峻的面孔，
和令尊那种冷冰冰的神气，
我的心里话怎能跳出喉咙？！

我也曾故意走进中堂去看探，
那里挤着十几个垂髻少女，
花儿一样红，叶儿一样绿，
怎能辨别哪个是你！

这样，在你家白白呆了几天，

“意中人”始终未得会面！
回家路上我越想越气，
觉得委屈难过，受了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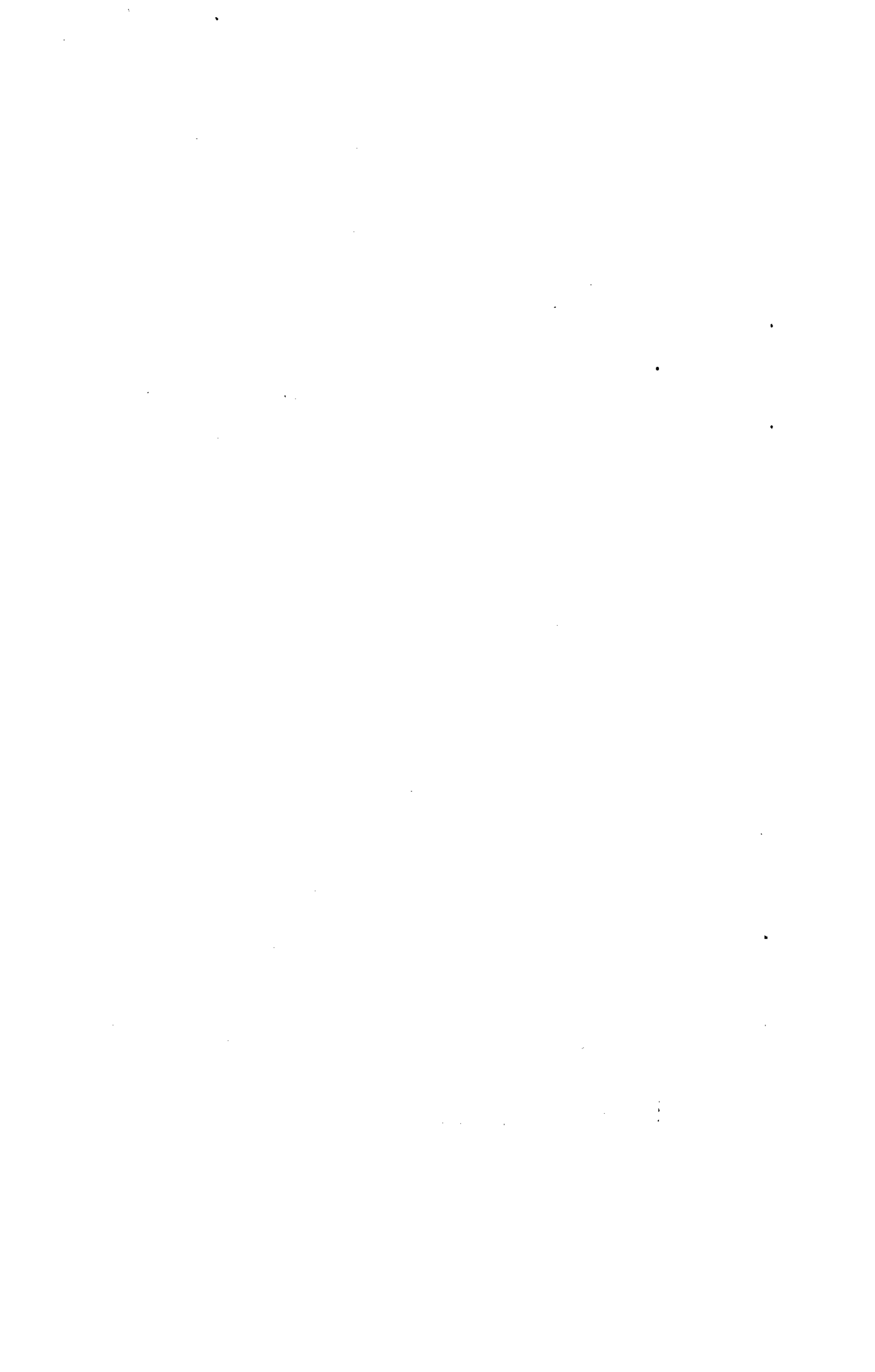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们那时会面谈心，
焉知不播下了爱情的种籽，
用我们青春的心血浇灌它，
焉知它不发芽、开花结实？

焉知我们不会互相了解，
互相帮助，互相鼓舞，
顺着时代潮流，并肩前进，
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？

然而，万恶的封建势力，
连最起码的自由都不允许，
硬要我们做宗法制度的牺牲品，
终而演出苦恨绵绵的悲剧！

那时我又亲身体会到，
封建礼教这个无形怪物，





比刽子手的刀还凶，
比两头蛇的齿还毒！

1919年秋，我求学到了北京，
反帝反封建的五·四运动正澎湃高涨。
我的小独木舟虽则泊在湾里，
却也多少受了新思潮的簸荡。

“婚姻自由！”“不自由毋宁死！”
我几次写信给两家家长，坚决要求：
解除我们脚上的镣铐，
让你我都得生和爱的自由！

父亲每次回信都“大发雷霆”，
对我严加申斥和威胁：
如果我不听话、不改悔，
休想从家里得到半文津贴……

封建制度的卫道者，
想用金钱的魔力来使我屈服，
这毫不奇怪，然而徒劳——

“浪子”不回头，我开始工读。

大学毕业，我刚二十出头，
家里想赶快为我们择吉成亲。
然而，我早已做好赴美准备，
汽笛一声，告别上海，出了国门。

那时候，我的如意算盘是：
过几年，成为一个知名“博士”，
回国兴学，唤起民众，
实现“教育救国”的壮志。

后来，无情的事实擦亮我的眼睛：
这种“壮志”等于舍本求末，
三山不倒，就一事无成，
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

知道了“今是而昨非”，
就必须改弦更张，毫不迟疑。
1928年，我毅然加入共产党，
成为世界革命洪流的点滴。